



【文化杂谈】

常熟两记

□肖复兴

重游常熟，又到翁同龢故居。大门依旧，门上翁家后代题写的“翁氏故居”匾额依旧，晚明建筑的綵衣堂依旧，一径幽深的七进院落依旧。想想上一次来这里，是27年前的事了，不觉流年似水、人生易老，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，镌刻着流逝的时光。

又到知止斋。这是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的书斋，上下两层小楼，楼上藏书读书，楼下会客谈心，想来是谈笑有鸿儒、往来无白丁。一楼门楣上匾额“知止斋”隶书三字，为清末书画家赵之谦所题，古色古香。

“知止斋”之名，是翁心存的主意，出自《老子》第四十四章中的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”，寓意为人当知进退、懂节制，而对于翁氏家族来说，旨在禄厚知足、位高知止。翁心存为清道光、咸丰两朝重臣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；翁同龢于咸丰六年(1856)状元及第后，历任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，历任翰林院修撰、陕西学政、刑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等职，曾担任同治帝和光绪帝的师傅，并两入军机处，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。自然，对于如翁氏两代均居高位者而言，“知止”这样对于自我的要求，实属难能可贵，欲望如水发海带，最易膨胀，能做到禄厚知足、位高知止，并不容易。

不过，我对这个知止斋心存疑惑。如此知止，自有儒家风范，却是翁氏这样禄厚位高后而知止之辞。对于贫寒者而言，既无高位，也无厚禄，止在何处？想放翁(陆游)也曾为官有禄，晚年归隐家乡山阴，日子过的却是“一条纸被平生足，半碗藜羹百味全”，住处是茅屋柴院，无法与翁宅相比，只能自嘲“蜗庐虽小著身宽”。放翁已经到了最低处，便断难发“知止”之箴言了。

在翁氏家园里转了一圈，忽然觉得，比我27年前来时大了许多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？我把疑问抛给带我参观的翁氏故居管理者，他点头说是大了许多，这几年陆续将故居的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，这不是一个小数字，难怪一侧防火道外辟有新墙和新的月亮门，门外有山石花木，门两侧的墙上爬满盛开的红色蔷薇花。翁氏故居的扩大、园林化的拓展，颇受参观者欢迎。月亮门前打卡拍照的人远比参观知止斋的人多。

二

车未到常熟，先想到了薛雯。

四十年前，1986年，我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一封信，是薛雯写来的。那时，她是常熟的一个初三学生。她的字迹娟秀，比一般同龄孩子的字要漂亮得多。在信中，她告诉我，她的班主任老师向她推荐了我当时刚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早恋》，而这本小说是好些老师禁止学生看的。为了向这位老师表示感谢，也因为她漂亮的字，我给她回了一封信。我们长达十余年的马拉松式通信就这样开始了。想想，这是一桩非常美丽的事情。这些信件加起来，该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长了，而且，比小说要真实可靠。

就是那一年秋天开始，每年从她家门前的树上，她会摘一些桂花，夹在信中寄给我。第一次，竟然是从树上折下一整枝桂花，装进大大的信封里。我接到时，江南的细雨，桂花自身的湿润，已经浸透信封。每一次接到她的桂花，心里都很感动，也觉得她真的还是个孩子，只有孩子，才有这样近乎天真浪漫的举动。

23岁那年秋天，她来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。她在信中说：“以前总觉得婚姻是一件很遥远的事，不知不觉，它却悄悄向我走来。少女时代总是显得那么美丽而短暂……”她说得有些伤感。我向她祝福的同时，真诚地告诉她：青春不是一棵常青树，该好好珍惜。23岁的姑娘，到结婚的年纪了。

记得是那样清楚，就在她这封信寄来没几天，她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，说忘记在信里告诉我：今年是闰八月，江南的桂花到现在还没开，这封信里没法给您寄去，等桂花一开，我马上给您寄去！她还想着她的桂花呢！她真的还是个孩子，只有孩子，才会保留着这样透明的心绪。

在常熟，桂树的种植很普遍。尽管形色匆匆，虞山脚下，公园里，校园里，翁氏故居里，街头巷尾，我还是到处都看到了桂树。我来时是4月，没能见到三秋桂子满城飘香的盛景。站在枝叶葱茏的桂树下，我想起了薛雯，想起了她写给我那么多的信，想起她寄给我那么多的桂花。

算算，她今年应该五十四五岁了。日子过得这样快！一个孩子，这么快就走完了青春的道路。人生很短，青春更短。

想起放翁这样一句诗：“人间万事消磨尽，只有清香似旧时。”清香似旧时的，只有青春时夹在信里的桂花，一年年的花和那一封封的信，还有那么多清澈如水的美好回忆。

(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【读书漫笔】

重温海上人间

□高绪丽

楼下的西府海棠花开了。我倚在阳台的躺椅里，看着桌上有着深蓝色封皮的《渤海传》，犹如看着一个坛肚滚圆黝黑的容器，从坛口往外不断涌出来好像月光一样白花花的海浪，与窗外最懂春风的海棠花一起，很快淹没在海里。

“如果你是一只滨鸟或一条鱼，钟表或日历衡量的时间毫无意义……”《渤海传》在完成写作之前，作家王秀梅选择了最直接也最震撼人心的写作手法，她选择迈出文字行者的脚步，从斑斓的渤海海峡出发，历时近一年光景，九次出行，行程近七千公里。一路或坐船或步行，甚至有时搭一辆便车，她沿辽东湾、渤海湾、莱州湾，最后重新回到蓬莱黄渤海交会处，做到了出发点即是落笔处。从起点到终点，再从终点至起点，她按照自己的行走路线，凭着二十年来的文学储备能力，力图给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加全面完整、斑斓繁丽的内海。她应该是把自己幻想成了一只滨鸟或一条游鱼，她在海天一色的缝隙里听风起雨落，然后又把心声悉数落于笔端，用文字说与我们。

据记载，渤海古为东海之一部分，曾用名渤澥、沧海等。而渤海又是我们熟知的内海，它将河北、山东、辽宁三省的部分城市与天津市，像串珍珠一样，用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把十几座城市连到一起。渤海是一个近似封闭的海，其水文物理方面都受陆地影响很大，辽河、海河、黄河、滦河等河流从陆地上带来大量有机物，同时也给周边人民带来不一样的生活体验。对于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讲，想把朝夕相伴的大海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身边人听，其实并不是易事，这不仅考验作者的行文本领，也要打破对口口相传故事的一些误解，以充分史据为基础考量文字。作者在书里坦言：“关于文字和叙述方法，我力图让这些文字传递出报告文学的严谨、传记的诚实、散文的自由、小说的故事性。当我写海边湿地及鸟类、入海大河的时候，我还希望它们传递出绘画的美和音乐的韵律。”海潮无休止地从海的深处涌上来，稍作停留，又作退回状，继续新一轮的潮来潮去。走近大海，你会发现，从大海深处涌出来的每一朵浪花，都携带了从时间荒芜里打捞起来的点滴记忆。当浪花追逐漫上你脚裸的那一刻，时间无涯里已经默认允许你触碰它的前

世今生。对大海，我们总是怀有敬畏之心。

当一条船在大海上航行，一道巨大的犁将海面迅速掀起海浪滚滚，那些翻滚舞蹈的浪花就是写在海里面的书。海鸥在半空不停盘旋，发出“啾啾”的声音，远处城市里的高楼在不断翻涌的浪花里渐行渐远，海天一色成就视线里的波澜壮阔，也见证了在大海面前我们是何其渺小。“毋庸置疑，人类必须走向海洋”成为一种暗示。“后来，当我横渡渤海海峡，在海峡沿岸行走时，那令我惧怕的写作难度——渤海的面目，全部真实地坦陈于我的眼前，具象化为渤海与每一寸陆地之间的关系。”相信在她写下这段话时，只是写出了她所经历的冰山一角。也相信那些她行过的路，看到的路边每一朵小花，日后都会成为一道幽微的暖光，终会抵达每一位读者的心灵。那些隐藏在深处的期待，总有一天都会成为美好的记忆，就像加缪所说：“我在海里长大，贫穷对我来说曾是奢侈的。后来我失去了大海，于是所有的奢侈在我看来都成了灰蒙蒙的难以忍受的苦难，从那以后，我一直在等待。我等待返程的船只、水上的家园、清澈的白昼……”

宏阔的历史走向与有效微观书写的有机统一，成就了《渤海传》的宏大体系，读者不仅可以从多元的视角全面了解渤海的古往今来，感受沧海桑田演变背后的契机，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大海看似波澜不惊下的复杂多元性。“水者何也？万物之本原也。”大海的脾性可谓瞬息万变，一个季节、一股风、一次日出都可以成为它或汹涌拍打或平坦如镜的“借口”。当作者站到蓬莱陆地最北端的老北山灯塔下，眺望渤海和黄海的交界线，看到一条不规则的“S”形界线，在夕阳照耀下，两边的海水呈现不一样的颜色，左边的渤海灰黄，右边的黄海稍蓝。要知道，这就是大自然的魔力所在，从古至今，它不用迎合任何人、任何事物，要融合还是分界，自有考量。

《渤海传》并不是作者写的第一部海洋题材作品，之前她分别写过与海洋有关的中篇和短篇小说，但只要读过《渤海传》，深刻全面了解了渤海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就会懂得，哪怕大海有时很残酷无情，身处其中，我们还是会从心底升起一种别样的幸福，一种像大海一样包容而广阔的幸福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协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